



新嘉坡風土記

李鍾珏撰

新嘉坡風土記

本館據靈鷲閣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新嘉坡風土記敘言

光緒二年丙子六月，鍾珏始游京師，識青浦席淦翰伯，因翰伯識元和汪鳳池藥階，鳳藻芝房昆仲，暨漢軍左乘隆子興、藥階以乙亥舉人供職內翰，三子者皆外省同文館生，學成上貢，充總署天文館副教習。時鍾珏寓居崇文門內，晨夕過從，親若骨肉。閱三月，束裝南歸，臨歧握別，情各難遣，僉謂聚散不常，嘉會難再，盍效世俗通譜之誼，以爲他日左券。於是翰伯齒最長，藥階次之，子興、芝房又次之，鍾珏最後。蓋衣帶束帛之贈，古人有不能已者，朋友以齒相敘，比於兄弟之倫，事雖非古，其情均也。越二年戊寅，子興以奉使英法大臣奏調出洋充繙譯官，旋任新嘉坡領事。壬午，芝房舉京兆第二，明年癸未入詞林，翰伯、藥階亦已晉級，獨鍾珏佗僚如故，每以青雲難致，良朋相見無期，用懷慚憤。丙戌，以優貢北上，恭應廷試，獲與翰伯、藥階、芝房重話舊好，中酒輒言曰：今日歡樂，不減疇昔，顧安得飛身天南，復與子興把臂乎？八月出都，家居無慘，時動南游之念，請於吾母曰：可。十二月，航海至粵，先以書達子興，約來歲二月赴新嘉坡。丁亥正月杪，至香港，得吾母病耗，折而歸，疾已痊，可居一月。母將成子之志，促裝戒行。三月中旬，重至粵東，游澳門旬日，四月下旬，始自香港乘輪船南發，行九日而至。蓋後四月朔也。昔張敏與高惠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敏於夢中往尋，但行至半途，卽迷不知路，故沈約詩曰：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今鍾珏一歲之中，南北萬餘里外，尋舊盟，敦夙好，十年之思，一旦盡慰，以視張敏，其樂何如？蓋夢虛境也，游實跡也，虛

者之不若實。天下事大抵然矣。既與子興見。下榻公署。談論不輟。如班尹之永夕。並乘遨游。如郭李之同舟。視昨歲京中與翰伯諸子歡樂。不更有加耶。居市月。雜記風土若干則。錄而存之。以誌鴻爪。敍其緣起。如此。亦以見斯游之非偶焉爾。上海李鍾珏。

新嘉坡風土記

自暹羅直南。伸如舌。長如股。中有山如脊斗入於海。皆巫來由種人居之。西人統名之曰下暹羅。其國有十曰斜仔。曰大坤。曰宋卡。曰大年。曰吉連丹。曰丁噶奴。曰彭亨。曰柔佛。在山之東。曰吉德。曰沙刺我。在山之西。地至柔佛盡處。給衍一水。隔二三里而得一島。西以蘇門答臘爲蔽。南以爪亞爲屏。東以婆羅洲爲障。四面環水。如驪龍頷下珠。卽英人所謂新嘉坡也。舊名息力。又稱呷叻。華人或稱新州府。其地南距赤道三百零四里。

自香港乘輪船。指西南行。計程三千四百七十七里。至越南之西貢。自西貢指南偏西行。二千四百二十一里。至新嘉坡。風順六日可到。風逆或至七八日。如灣泊瓊州。西貢各口。又需時日。

攷之古冊。斜仔以下。皆頓遜地。其後析爲列國。而柔佛處極南。叻地屬焉。然百年前榛莽未啓。一荒島耳。華人之懋遷南洋者。旣乏問津。卽歐洲諸邦如荷蘭。如葡萄牙。爭據羣島。亦未厝意及此。嘉慶二十三年。英人名士淡不公者始得之。以爲海道四達之區。上於政府。伐木開道。遂設商埠。是爲開闢新嘉坡之祖。西人嘗鑄銅像。以誌勿諼。

全坡之地。南北十四英里。得中國四十六里有差。東西二十七英里。得中國八十九里有差。中有河。自東達西。劃分南北。居人名其北曰小坡。南曰大坡。

蘇門答臘、爪亞、婆羅洲三島。遙爲屏蔽。皆在數百里千餘里外。對坡一島。綿亙東西。東曰廖嶼。西曰吉德門。天然近障也。吉德門十餘小島。若斷若續。直與坡接。窄處不過數丈。寬處不及一里。輪船自西南來者。從此入。其東自柔佛之羅漢嶼與廖嶼之馬案山相對處。中間海道闊十里。而羅漢嶼如髻如拳。錯列海中。下有礁石。舟不能近。論其形勢。兜裏層層。南洋各島皆不能及。

海口炮台。西南二座。俱在山顛。最得形勢。其東一座在羅漢嶼西二十里椰林中。平地高四五尺。台而細草茸茸。自海中閒望。倉卒不可辨認。是處海面不及三里。

居民冊籍約分五種。曰中國。曰歐羅巴。統英、法、俄、德、各國。曰巫來由。統南洋各島國。曰亞墨利加。統南北花旗各國。曰東方諸國。統五印度以上諸小國。及緬甸、暹羅等國。五種人數。以中國爲最多。其次巫來由。華人住坡戶口最難詳。查光緒七年英人所刊戶口冊云。福建男女二萬四千九百八十一人。廣州一萬四千八百五十三人。潮州二萬二千六百四十四人。嘉應州六千一百七十人。瓊州八千三百十九人。三州府生長之華人九千五百二十七人。不列籍之華人二百七十二名。統計八萬六千六十六人。近五六年來。雖少有參差。總在八九萬之閒。而歷來居叻游叻者。動稱十餘萬。皆約略之詞。雖西人所報未必盡。不列籍者不止此數。然總不過十萬人。

巫來由人。通謂之土人。有書作穆拉油者。閩廣人讀無爲莫之去聲。故巫亦讀穆。其自印度一帶來者。謂之吉靈人。又有波斯一帶者。謂之齊智人。土人有黑有白。吉靈、齊智俱膚黝如墨。其以布蔽下體。不衫不

袴三種人大路相同。

巫來由柔佛國王都城在坡北岸一衣帶水相望可接坡中有行宮時往來其間其民之在坡者皆貧無生計西人役以工作幾若牛馬華人亦有用之服役者。

叻西北三百餘里柔佛之上沙刺我之下有埠曰麻六甲本暹羅屬國葡與荷嘗迭據之道光初歸於英麻六甲西北九百里海中有島曰檳榔嶼亦屬英兩處華人共十餘萬英設總督於叻統轄三埠按英人以三埠統

言之曰三州府。

駐叻英官總督而下曰輔政使司曰按察司曰參政司曰正副經歷司曰戶口司曰庫務司曰地理司曰營造司曰巡理府曰護衛司曰船頭官巡理有三堂分理坡中各案件略別大小輕重護衛司專管華人一切事名爲護衛華人實則事事與華人爲難。

英國駐叻軍額計英炮手一隊二百四十八人外兵總六員修理軍械匠十八人步兵一隊八百九十三人又印度炮隊并修理軍械匠共二百七十五人管理炮隊糧道官二員炮隊繪師一名營醫十四名統共一千三百五十七人較香港少三百五十七人其水師兵船則游泊無定云。

兵房二處一在升旗山一在公家花園對面山坡上平時不見一人逢操演齊出至臨海拋球場中各國駐坡領事中國外曰美曰德曰俄曰法曰奧曰意大利曰丹曰荷蘭曰葡萄牙曰西班牙曰巴西曰比利時曰哈華亞曰暹羅曰瑞典那威二國并一領事共十有六。

中國領事之設。始於光緒三年。郭侍郎使西過叻。體察情形。奏請設南洋總領事。兼新嘉坡領事官。經總署議。以總領事事宜姑緩籌辦。准設新嘉坡領事一員。隨員一員。

初設領事時。議以華人戶口年貌身格費。及船牌費。抵俸薪各項。後戶口身格費未行。船牌費不足抵用。光緒五年。始定仿照出使美國。日本章程。領事隨員俸薪。由出使經費內支給。而船牌費仍收取抵用。查船牌費。每重一噸。收洋四占半。合銀三分有奇。此項歲入不過數百金。僅抵一月經費。而船戶涉險犯難。獲利無多。似當議除。以示體卹。

泰西各國。凡屬通商埠頭。他國領事不預聽斷之權。而洋人之在中國不然。如上海租界所設公廨。華洋會審。已非西例。西官又好攬事權。必欲華官仰其鼻息。志士憤焉。駐叻各國領事。概從西例。不預審斷。而華人生聚既繁。事端日出。亦有領事可辦之件。皆爲護衛司侵奪。動多掣肘。故除給發船牌外。惟勸興義學。講聖諭。開文會。以行教化而已。

居民犯事。統歸巡理府審斷。輕者判罰。重者監禁。監在西南山坡上。周以垣墉。巡差負槍晝夜邏察。查西歷上年底止。獄中重罪。經臬司判禁一年以上者。華人共存四百八十三名。巫來由人七十五名。吉靈人四十三名。其所犯輕罪。經巡理府判以罰款。或不能完繳。以監禁抵銷者。一年之中。華人入監共二千八百九十人。此中期滿出獄者二千六百七十九人。入獄後具贖出者一百五人。巫來由人一年共入一百九十七人。吉靈共入一百八十八人。獄中寬敞潔淨。每犯日食兩餐。葷素菜各一肴。雖曰拘禁。實則尙

祥自在。勝於在外作苦。故犯事人往往不願納鍰。甘住獄。近西官察知其弊。議裁葷菜云。

叻自開埠以來。進出口各項貨物。一概免稅。惟煙酒重征。由華商設立公司包納。煙公司月包稅八萬六千元。酒公司二萬一千元。二項爲入款大宗。地租估屋值十取一。其他抽捐名目尙多。惟皆不苛取。西人每至年終。預將來歲一年進出款目核議。登諸日報。是亦量入爲出之道。查本年叻中進款。應有三百六十七萬元。出款三百六十三萬五千四百四十四元。舉此可得歷年進出款大略。又按檳榔嶼上年入賦稅一百二十一萬六千六百八十八元。支款九十七萬七千五百二十九元。計餘存二十三萬九千一百五十九元。

坡中用錢不用銀。用洋錢不用中國制錢。自一鏰至一元。凡四等。最小爲鏰。合制錢二文五六毫。四鏰爲一占。又名先士。十占爲一角。十角爲一元。角與元以銀爲之。鏰與占以紅銅爲之。

通用之一元洋錢。鑄自日本。輕重與英洋同。英洋光者可用。然甚少。其二角之小洋錢。皆倫敦及香港所鑄。占鏰銅餅。則港與坡並鑄之。

叻地商務。以胡椒、甘蜜爲大宗。歲必售銷數千萬元。然皆出自他島。叻蓋聚貨不產貨者也。叻所出者。惟榴連、檳榔、椰實、波羅、杧果、山竹、波羅密、甘蔗、洋桃、香蕉、生薑等。果食有人參果者。形如龍眼。味若雞心。柿名最稱美品。

胡椒始種於印度之錫蘭。運往歐洲。西人以製油佐食。旣而蘇門答臘亦種之。今則南洋大小各島。無不

種植而運售皆在叻地。商人設公局以主之。

甘蜜樹高與人齊。其葉長三寸。兩端銳。中寬寸餘。採而搗之。其漿成蜜。甘與蜂蜜相埒。歐洲各藥中多用之。銷行甚廣。與胡椒二項同一公局。主其事者。由華商公舉。經柔佛國王諭充。

自柔佛以上。各國港口繁多。俱產椒蜜。華人之散處各港者。實數十萬。大都占地爲園。雇工種樹。名曰園主。每一港推園之最大者爲港主。叻中富商。設號各港。以收椒蜜。如中國花、米、絲、茶等項。坐莊者然。

潮商多業椒蜜。閩商以各項海貨及往來各埠之輪船爲宗。資本俱鉅。他商不能及。

各貨價目。漲落不定。擇其大者記之。以備留心商務者參攷。烏椒每擔二十一元。白椒四十一元。甘蜜四等自十一元至六元。上甲錫每担三十八元。乳紅白十有四種。自九十元至十七元。牛皮八種。自十七元至十元。籐七種。自七元至三元。椰肉六種。自四元至三元。犀角三等。每斤自四十元至二十六元。魚膾每擔一百二十元。白魚翅三等。每擔一百一十元至四十三元。烏魚翅三等。三十九元至十五元。海參二十餘種。自六十元至四五元。玳瑁七等。自一千元至一百六十元。白燕每斤十七八元。毛燕上每擔三百二十元。毛燕中一百八十元。其他雜貨不載。

叻中華人最多亦最富。有擁費稱千萬者。有數百萬者。若十萬八萬之戶。但云小康。不足齒於富人也。然究其發跡。多在三四十年前。近則鮮有暴富者矣。

土人最貧。吉靈人亦鮮充裕。惟齊智及阿刺伯人。不少殷實。齊智人專以放債爲生。重利縱剝。如中國印

子錢之類。華商資本缺乏。或向告貸。一時濟急。久則剝膚。時有涉訟不了者。

居民生死。每月有冊刊報。查西歷二月冊載。居民生育。男女一百五十七。死三百五十。三月生二百一。死五百十六。四月生二百十五。死五百二十五。五月生一百九十五。死五百三十二。觀此亦可參知民數矣。生死報冊俱有限。生育者。三禮拜內不報。查出罰洋五元。死者逾一晝夜。二十四點鐘不報。即議重罰。蓋恐有別故隱匿。故特重其罰也。

在坡生長之華人。一經報冊。即隸英籍。其質性良者。恆諱而不言。桀者且以自大。入耶穌教者尤甚。竟有父子不相能如陌路者。風俗人心之壞。不待言已。

年來賑捐防捐。富商樂輸巨款。核獎得虛銜封典者比比。其門前榜大夫第。中憲第。朝議第。一如內地。至頂戴冠服。則惟歲首及婚嫁用之。尋常酬應往來。或穿單長衣一領。已不多觀。居恆短衣跣足。坦率習慣。冠履忽華忽洋。出門必戴帽。或洋帽。或巫來由人帽。戴中國小帽者甚少。惟御長衣必戴小帽。雖甚熱不露頂。亦風俗使然也。

閩人髮辮。俱用紅線爲絳。雖老不改。亦其風俗使然。故見紅辮者。望而知爲漳泉二府人也。

土人所操巫來由語。通行南洋各島。華人久居坡中。及在坡生長者。無不習之。又多習英語。同儕往來。時而巫語。時而英語。時而閩廣土語。他省初到人。往往對之如木偶。

久居叻之華人。多娶土人女爲室。其裝飾與安南女子略同。窄袖寬衣。其長沒足。因而所生之女。亦從土

裝聞閩人潮人家中。竟無一漢裝婦女者。不若男子尙有一辨。存其本真也。閩廣士子在叻授徒者。頗不乏人。叻中子弟讀書。圖回籍考試者亦不少。然叻地無書。又無明師友切磋琢磨。大都專務制藝。而所習亦非上中乘文字。近年領事官倡立文社。制藝外兼課策論。稍稍有文風矣。

地近赤道。有熱無寒。然熱不過八十度。廣廈深居。時有涼風習習。此候擬之江南。在梅子黃時。枇杷熟後。惟日中行路。則杲杲之勢。甚於內地炎歊。彼工作負販挽車輩。日必沖涼數次。或有身塗土人所製一種油。以避烈日者。幸時晴時雨。且多樹木。故少觸熱路斃之人。

沖涼之法。自首至足。以水醮濯。如醍醐灌頂。透入心中。立解煩熱。久居此地者。日必一二次。亦習慣使然。非是不適。初到者往往不敢輕試。然當日中行路後。亦不可不一沖也。

坡中時有風。而無颯風。時有雨。而無淫雨。卯初日出。酉末日入。終歲不改。日中則熱。夜分則涼。四時皆然。居民單衣一領。若將終身。故甚利窮人。

西人之記晴雨者云。近歲最多雨之年。共一百四十日。最少之歲年。一百十二日。然晴雨甚調。五日中三日晴。兩日雨。從無久旱不雨。一雨經旬者。

叻地一年內有元旦三。華人元旦。一定者也。西人用西歷。無定而有定者也。若巫來由人元旦。則有定而實無定。其將近元旦之前數日。夜半。彼教中牧師登高處望日。出見天際一線日光出地。卽欣然曰。明日元旦矣。於是集衆教堂中。立誓以爲實見日出。每年元旦在中國六月初。設遇風雨連朝。陰晦無日。有遲

至中旬者。今年中歷有閏。故五月初二日爲其元旦。是日乘車賀年。亦紛紛不絕於道。坡中平陽多而山少。山亦不高。惟居全坡適中之一山。高五十餘丈。英總督署卽建其上。輪船入口。首先望見。此爲最高。他如大小坡分界處之王家山。及迤西瀕海一帶諸山。俱高不過十餘丈。王家山有石磴。可登。磴止三十餘級。

輪船入口。王家山及迤西一山。俱升旗幟以報。各商瞻其旗號。可識何國何行何船從何處來。二山因俱名升旗山。

兩升旗山。俱有炮台。王家山每日十二點鐘放炮一響。以準鐘表。禮拜日改一點鐘放。黎明五點鐘。黃昏九點鐘。各放炮一響。以定晝夜。

凡遇火警。傳電至王家山。卽放炮放火箭。日則懸旗。夜則懸燈。炮之響數。箭與旗燈之顏色。分出地段。使人一望而知。救火車開炮卽出。沿途皆有水門。澆灌甚便。故無大火。

坡中廟宇寥寥。會館亦少宏壯。而教堂林立。有天主、耶穌、天方各教之別。若大若小。或崇或卑。不下二十餘處。

市廛繁盛。莫若大坡。洋行、銀行、信館、海關均在大坡海濱。小坡雖有市集。皆土人所設。土貨及各項食物。無一巨肆。其迤北一帶多園林樹木。境最幽靜。有地名牛車水者。在大坡中。酒樓戲園妓寮畢集。人最稠密。藏垢納汙。莫此爲甚。

煤氣燈徹夜不熄。各鋪戶門首俱懸神燈。初二十六之夜。家家點燈。至九點鐘方熄。牛車水一帶。妓館櫛比。聞注籍於護衛司之妓女。共有三千數百人。而此外之私娼女伶。尚不計其數。皆廣州府人。或自幼賣出洋。或在坡生長者。

近年香港販幼女來坡。賣入妓院者。踵相接。領事憫之。率同華紳言於英總督。允下護衛司議章保護。設保良局。以時查察。於是此風少息。

戲園有男班。有女班。大坡共四五處。小坡一二處。皆演粵劇。開有演閩劇。潮劇者。惟彼鄉人往觀之。戲價最賤。每人不過三四占。合銀二三分。並無兩等價目。

叻中酒樓無多。廣菜。番菜。各一。二。三家。凡宴客在各家園林者。多菜兼中西。酒飲白蘭地。威四。香賓等。番釀。飲粵東糯米等酒者。已少。紹興酒。則如瓊漿玉液矣。

客寓亦寥寥無多。不如香港。粵垣。上海。遠甚。輪船到埠。亦無接客之人。必須自雇小艇。運行李至岸。另喚腳夫。或雇馬車裝載。然腳夫多閩人。馬夫多土人。言語不通。易受需索。故孤客遠臨。極形不便。

南洋鴉片煙。貴於中國數倍。以其稅重也。叻中每錢需洋二角。聞加拉巴。亞齊等處。每錢五角云。然吸煙者。並不見少。且窮人尤多。彼拉手車者。日夜可得洋一元。繳租四角。可餘六角。苟無煙癖。度日有餘。乃十人中。無煙癮者。不得一二。炎蒸汗血。博得之蠅頭。盡入煙斗。殊可憐已。

英人賭禁甚嚴。然叻中賭風甚盛。有一局名天師公司。專誘人賭。黨與極多。無法禁絕。前年有華人上條

陳於議政局。請照荷蘭辦法。盡弛禁令。重征其餉。歲可入數十萬元。當時頗有踴其議者。而輔政使司謂英國不能如荷蘭辦法。致傷政體。屏置不議。仍求禁絕之法。此亦可謂能識大體者矣。

十年前途中。但有馬車載人。牛車載物。後有東洋手車。近又有火車。雖曰並行不害。究之火車興而手車牌額截止。舊者汰而新者不得增。往時有四千輛者。今不過二千餘矣。貧民失業。無以餬口。往往流爲盜賊。劫掠搶竊之案。層見疊出。西官不究其源。但遇案治之。獲犯懲之而已。

居民食米。來自安南。暹羅。緬甸。每百斤約洋三元。食物中魚最鮮美。價亦廉。其他豕、羊、雞、鳧之類。均視粵省昂貴。而菜蔬尤甚。

西人於西北山高處。尋泉源鑿池蓄水。用沙濾清。以鐵管引至人煙稠密處。復於山上鑿池。激而上之。再用沙濾。散入支管。便民取用。居民多通管入屋。量出水口門多少取值。不限用度。惟數日不雨。則受之以節云。

叻地樹木繁盛。尤多椰林。其次檳榔、榴連、菩提等樹最多。然皆不甚高大。欲求一百尺之材。十圍之木無有也。或曰。故多喬柯。六十年前。西人開山。被伐殆盡云。

松有孤幹挺特。高八九丈者。枝葉層層皆圓。其下寬二三圍。漸上漸小。多至數十重。其形似塔。因名塔松。初見疑經翦紮。後知自然生成。又有扇蕉。形似扇。其根出地四五尺。兩旁各茁葉七八瓣。排列甚勻。遠望宛然一扇。此二種皆不多觀。

椰實有大如斗者。其汁甚清。微有酒味。土人多食之。按南方草木狀云。昔林邑王與越王有故怨。遣俠客刺得其首。懸之於樹。俄化爲椰子。林邑王憤之。命剖之以爲飲器。南人至今效之。當客刺時。越王大醉。故其漿猶如酒云。嘻。其信然耶。

叻中向多虎患。西官懸捕虎之賞。歲有所獲。近年開路愈多。人烟日密。虎斂跡矣。然聞西北山深林密處。猶有虎穴在。

鱷魚形似守宮。自首至尾大者長十餘丈。自昌黎驅後。中國海面罕或見矣。而近叻一帶甚多。每於夜間游泳。傍舟掉尾。掠人落海吞噬。聞每歲中輒有被其害者。

坡中道途寬坦。修治之工。終年不輟。橋梁多以精鐵爲之。較之上海租界各橋。更形堅固。馬車路四通八達。無往不利。每於中西之交。馳車聘遊。沿海濱以入山內。濃陰深樹。細草疏花。不絕於目。時或一谿一橋。兩三茅屋。或層樓傑閣。隱約林間。昔人所謂入山陰道。應接不暇。殆亦似之。夕陽將下。聞鴉鴉喔喔聲。恍惚峯泖景象。幾忘其置身萬里外也。

西人所謂花園。與中國異。並無樓臺廊榭。惟擴地一區。多植樹木。其中羅列名花奇卉。供人清賞。象養珍禽異獸。廣人眼界。而花徑縱橫。亦頗引人入勝。坡中之公家花園。卽此類也。然草多花少。有禽無獸。尙不如香港之園。此外富商巨賈購地爲園。則略有樓臺。以時宴客。亦頗饒幽致。

叻中無名勝地。然一草一木。無不向日似笑。禽言鳥語。盡含歡聲。日晡時。瀕海遠望。帆檣林立中。浮櫓數

疊隱送青。此景不可多得。至如公家花園。雖無足觀。亦甚幽曠。而兩處出水之山。一泓清水。周以鐵闌。旁蒔花草。別饒佳趣。

西國於大小書院外。別有博物院。所以考平日之耳聞。徵諸目見。實與書院相輔而行。於學問一道大有裨益者也。叻中博物院。規制甚隘。儲物無多。然倮之族有巨人全體之骨焉。毛之族有虎豹犀象及馬牛種種焉。羽之族有射屏之孔雀焉。鱗介之族有鱷魚巨龜焉。皆習聞而罕見者。至如獼之類十有餘。鶴之類二十有餘。蝶之類百有餘。鸚鵡綠者正色。而或朱或黃或白或黑。蝟之毫如刺。西人取以爲筆。而其形如狼而無尾。豕與羊有一首而二身者。魚之首有如人面者。蚌之長有十餘丈者。又若各國古衣冠古戰具古錢。奇奇怪怪。莫殫其數。然聞倫敦博物院百倍於此。殊興望洋之歎矣。

西人醫院之設。所以惠濟窮黎。非淺。其治法有與中國不同者。故華人每震駭不敢入。然其規制之善。固可仿行。嘗見澳門華商所創之鏡湖醫院。其中養病所分內症、外症、瘋症、男女各別。一切皆如西醫院。而醫生則華人爲之。仍用刀圭方藥。此仿西人規制而能通其變者。宜乎仁壽一方也。坡中醫院。爲英人所設。地寬廣。病房潔淨。透風。人設一榻外。又具長棹。以時食息。病者或偃或立。或坐或行。無拘苦狀。因思中國各城邑。施醫施藥。不乏善政。其大都會善堂林立。亦有留養病民者。然房舍偪仄。穢氣薰蒸。無病人入之。難免生病。病者其何能瘳。如西醫院。不過拓地數畝。增屋數楹。雇打掃夫數名。而惠不大且實乎。閩廣沿海人民。至南洋各島謀生。雖已日久。然皆貿易之商賈。或以負販營生。一塵受處。卽傭工之輩。往

時航海而來亦多有依託。二十年來西人開墾招工。備值頓貴。於是販賣人口出洋者。名曰賣猪仔。設館於澳門。公然買賣。沿海人民。或被騙。或被劫。一入番舶。如載豚豕。西人以賣者賤視之。卽亦虐役之。其慘有不可言狀者。迭經查禁。一時稍戢。日久網疏。此風漸長。近來廈門、香港。每一輪船開行。搭客多至千人。少至四五百。其中自願出洋者固多。被拐者當亦不少。去歲竟有拐同母兄及從兄來坡者。經粵省大憲訪問行查。遞籍其由。領事就地訪確。超拔遣回者。近歲較多。

華人來南洋做工者。抵坡先投客館。客館者。奸商所設。卽猪仔館也。客或自備舟資。稍有旅費者。不敢虐視。若迫於生計。倉卒出洋。身無長物。一投客館。則此身非己有矣。固不必被拐而來。始落陷阱也。在叻華官紳。屢欲清其源。而爲英官所持。卒不得行。

中國犯罪之徒。皆以南洋爲逋逃藪。地方官訪查得確。移文領事請提。皆以約章未載。爲西人所持。此例不通。關繫政令非小。

生齒日繁。莠民難糅。結黨立會。爭立名目。西官迭次嚴禁。現存一會。名目有五。西人統謂之危險會。凡入會有冊。每年報護衛司。據報上年新入者六千三百五十人。其歷年入會總冊。共有五萬六千二百餘人。誠可云危險矣。

坡中開埠伊始。西人政尙寬大。以廣招徠。閩廣人接踵而至。懋遷有無。日新月異。當道光末。咸豐初。已成巨埠。同治開稱極盛。踵事增華。至今日而發洩已極。近年商務雖未減色。然風氣之開。害多利少。姦僞變

詐情狀百出。殆亦運會將下之機也。蚩蚩者氓。方謂蒸蒸日上。不知保泰持盈。微識者代用隱憂。